

杜鹃岛上 的 爱与幻想

【美】瓦查·马苏 著
张 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杜鹃岛上 的 爱与幻想

【美】瓦查·马苏 著

张 生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权)图字:09-2006-4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鹃岛上的爱与幻想/(美)瓦查·马苏著.张生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8

ISBN 7-5321-3042-8

I.杜… II.①瓦…②张… III.寓言-美国-现代 IV.I712.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0587号

Copyright © [2003 of first Publication of Love and Fantasy in the Cuckoo Islands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by WESMA Publishers (P. O. BOX 401, South Deerfield, MA01373-0401, U. S. A.)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Chinese copyright. © [2005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arranged with Charles Mark & WESMA Publishers

The translation was done in cooperation with WESMA Publishers

责任编辑:吕晨

封面设计:王志伟

杜鹃岛上的爱与幻想

[美]瓦查·马苏著 张生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lem@publi. sta. net. cn

网址:www. slcm. com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212,000

2006年8月第1版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100册

ISBN 7-5321-3042-8/I·2327 定价:16.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6401196

人 物 表

休伯特(休,休伊)	主要叙述者,四十岁出头
吕贝塔(若比,波比)	三十五岁左右
海伦	休伯特的前妻
丽丝	十八到二十岁的姑娘
女修道院长	女修道学校的负责人
科尼利斯神父	传教牧师,教师
凯瑟琳(凯茜)	休伯特的妻子,十六岁
玛丽亚	凯茜的女朋友
保罗	凯茜的男友,约二十岁
莱恩和杰瑞	丹里的两个年轻职员
索菲	中年警官
弗瑞德·汉姆沙	难民,约四十岁
皮特	情报机构招聘人
杰克	情报中心负责人
莉莲(莉莉)和咪咪	雇员,不到二十岁
“沉睡者”	一个外国间谍
赫伯	某营地面试官
露丝	女难民,十四五岁

山姆

培根

西德尼

科克

杰西

希弗

伯尼

秘密特工

建筑主管

劳工和酒吧老板

劳工营警官

劳工,前拳击手

施工人员,建筑师

希弗的朋友

序 言

杜鹃鸟是一种可怕的鸟。它的外表很像鹰，可在它孵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它却能做到这些凶猛的鸟不能做到的事，它是一个成功的寄生虫。

因为它不知道怎么筑巢，所以，当雌鸟准备产卵的时候，它会在森林中寻找那些比较小的鸟巢。当它发现一个有卵的巢，里面的卵和自己的很相似，而它们的父母都不在的时候，它会迅速把里面的鸟蛋扔出一两个来，然后产下它自己的蛋。它知道，在自己的卵中，只有一个有存活的机会，所以，两天后，它会再产一次卵，并再找到另一个类似的鸟巢。

用这种方法，它诱骗原来的鸟主人照顾自己的后代。接下来发生的事会更加可怕。一般说来，杜鹃的幼鸟会比其他的蛋孵化得早一点，在出世的当天，仍然闭着眼睛和赤身裸体的小家伙就会把还在巢里孵的别的鸟蛋猛地拱出去，有时甚至就在它的养父母的眼皮底下。只要它张开自己的嘴，养父母就会不顾一切飞来飞去为它觅食。它逐渐长大，体形变得比养父母还要大很多，可它们继续喂养它，甚至在它已经能够飞离鸟巢后还这样。然后，某一天，它飞走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

也就是说，杜鹃这种远比人古老的物种，很早就明白代沟的

存在。它们并不养育自己的孩子，它们把它放到鸟的社会里去抚养。父母永远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孩子也永远不认识它们的父母。

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家，雄鸟和雌鸟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必要密切联系。至今，当你在初春偶尔听到远处杜鹃在森林里充满愁苦和悲哀的叫声时，那并不是一个母亲在呼唤自己的小孩子的痛苦的声音，它是一只雄鸟的精力充沛的叫声，“不苦！不苦！”

于是，杜鹃鸟在每棵树上
取笑结了婚的男人；它们这样对他叫
苦苦；
苦苦，苦苦；哦，多么恐怖的词，
这让一个结了婚的人听起来是多么的不愉快。

——威廉·莎士比亚：《空爱一场》

哦，愉快的新来者！我已经听见，
我因听见你而欣喜。
哦，杜鹃鸟！我究竟应该叫你鸟，
还是把你当成一个游荡着的声音？

——威廉·华兹华斯：《致杜鹃鸟》

第一部

罗 若

1

我不清楚我是怎样又是在什么时候到的杜鹃岛，虽然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想不起来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又是怎么到的这个地方。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时，我正躺在一片海滩上，似乎离我出事的那片海滨还有一段距离。天色已近黄昏，正在慢慢地黑下来。

我想起那天早上，我和二十五个或者三十个游客乘着一艘小船去作一日游，人并不算多，船舱的座位还有一半是空着的。船长，同时也是我们这条小船的舵手，他似乎想把他所能找到的每一个人都带到南太平洋去“冒险”，一个有着很多小孩的家庭，一队来自各个国家的形形色色的游客，男人和女人，等等。他们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这是由年轻人和中年男女组成的一队人，是那种你随时可以在机场，码头，还有那些通往旅游胜地的火车站遇到的人群。

船长还有两个帮手，一个负责航行的机械装置，另一个负责

给游客们提供饮料，可能还干一些别的我不知道的事。

他向我们许诺，经过大约两个小时有趣的航行后，我们将抵达一个小岛，在一处远离文明没有被污染的洁白的海滩上，我们可以游泳，日光浴，捡贝壳，在棕榈树下漫步，如果我们想的话，甚至还可以钓鱼（他免费提供钓鱼装备）。我们还会在那里吃顿午餐，一顿由烤鱼和红薯，水果和饮料构成的野餐。在下午日落之前，我们将愉快地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对一天来说，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旅行，远胜于只是在码头转来转去，看一些伪殖民地风格的玩意，比如一幢老房子，或者一个可以攀爬的灯塔，一个养鱼场，还有一个养着羊和鹿的农场之类的东西要有意思得多。

这个游览价钱有点贵，但每个人都觉得，为了这么有趣的出行还是值得的。

早晨，天阴得很重，只有几缕阳光透过云层在这里或那里闪烁着。虽然船长担保说天气预报讲今天是个好天气，会有一个一望无垠的蓝天，可还是让一些游客有点泄气。不过，既然他以前已经航行过（去一个没有被污染的海滩？）很多次，也就没什么好担忧的了。我们应该放心。

果然，在我们驶离码头后，天空似乎慢慢晴朗起来。风偶尔有点大，但我们觉得这都是船的速度所致。可航行了一个小时左右后，云层明显变得越来越厚，也越来越黑了，风开始卷起浪花，把船摇来摇去，当它们从水面上跃起时，船也被甩到尖锐呼啸着的浪花边缘。

船长这时已经一点也顾不上对我们说话了，他竭尽全力，想把船安全驶到岸边。他似乎一心要让船尽快开向那个小岛——

这样他就可以不被大家埋怨；他大概是想到，他要是没有到达那个小岛就回去了，游客们很可能会要他退还自己的旅费。因为他的承诺没有一样实现。

突然，小船以一个很大的角度改变了航向。船长宣布，他将试着把船开到杜鹃岛，因为它比较近，而且也有一个漂亮的海滩。

我们全都看见了那个小岛；在它似乎越来越近时，一场咆哮的暴风雨忽然追上了我们。天空变得非常阴沉，转眼灰黑色的乌云就变成了瀑布，而不是雨。我明白，一切全完蛋了，小岛没了，海滩没了，午餐没了，在棕榈树下漫步也没了，更别提什么日光浴了，只剩下在瓢泼大雨中游泳了。船长的两个助手迅速向大家分发救生衣，我们赶紧穿上。没有任何解释和多余的犹豫，船长把船掉了个头，往回开去，他或许是尽量这样做的，因为他不可能看见任何东西，实际上，他什么也控制不了了。不，船并没有翻掉，当我们碰到一块礁石时，只是传来了一声恐怖的刮擦声，那块礁石可能就在水面下，但即使凸起在水面上，也不可能被发现，因为透过厚厚的雨幕，什么也看不见。接着，所有的东西都弄了个底朝天。除了很多尖叫声外，我也回忆不起什么来，那种声音是人们和死亡面对面时发出的恐惧的尖叫声。

然后，又是突然间，船也消失了，没有了船，只剩下穿着救生衣的人，当风浪从四面八方刮过来时，甚至这些人也不见了。没有一个人能够获救，在很短的时间内，一切都变得无影无踪。没有哭喊，没有尖叫，也没有像鱼漂一样在水面上摇来摇去的脑袋。我记得看到了一件空救生衣。我想穿两件总比一件好，就准备抓住它，可就在我抓住它以前，它消失了。巨浪上下翻滚

着，风把海水灌进你的嘴，灌进你的鼻孔，灌进你的肺，把你的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渗透了。

现在听起来似乎很荒谬，在所有不切实际的念头里，我忽然想起了在皮埃尔·罗蒂的《冰岛渔夫》里的一个情节，渔夫是和大海一起庆祝自己的新婚之夜的。难道这将是我的新婚大喜之日？我朝着那个小岛游去，因为什么都看不见，我也不知道我游的方向是正确的。或许，这就是所谓的第六感？我意识到我正在游泳，但一会儿被抛到浪谷，一会儿又被甩到波峰，然后再被抛下来，一直向下，向下，就这样无穷无尽地重复着。

我喝了一肚皮又咸又涩的海水。不时，我就会被像山一样高大的浪花淹没，我只好一边拼命向上挣扎，一边带着短暂的愉悦呼吸一下，直到这种被大自然有效操纵的磨难一次次重新开始。我不清楚这个过程有多长。我只记得，到最后当巨大的平静抓住我之后，再没有什么重要的了，我已经连我自己或别的什么都控制不了了，还有什么是要紧的呢？似乎经过了内在的平静和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我正沉入一场睡眠之中。真的要睡觉吗？这是多么可笑！一个软弱无力的四十岁的男人，和整个南太平洋做了一场斗争，并且很可能输掉了这场战斗。裁判在哪里？法官在哪里？谁能评定为了活着而奋不顾身拼搏的光荣？这真是太荒谬了！

我筋疲力尽地躺在海滩上，已想不起更多的东西。我觉得我一定是在水中搏斗了好多个小时才到了这里。我几乎一动也不能动，然而我还活着，这才是最要紧的。这一切实在是太离奇了。在大海和我之间，居然是我赢得了这场战斗。

我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发现一个人躺在离我不远的沙滩上。



难道这只是渐渐降临的夜色扭曲了我的视力后产生的幻觉？一具尸体，一个静止不动的人，脸朝下趴着。从这个人的一头长发看来，她应该是个女人。显然，我有责任在海水，也许还有鲨鱼到来之前，把这个人埋葬起来。

积聚了我所能集中的所有的力气，我向那个人爬了过去。这让我觉得自己似乎比只是一动不动地躺在沙滩上多了点力量。我努力回忆我少年的时候在救生课上学的东西，其中一个就是要求拯救溺水的人，首先应该把水从溺水者的嘴里弄出来，不过，既然在她躺下的时候脸上全是沙子，很可能她肚子里的水已经吐出来了。我把她脸上和紧闭的嘴唇上的沙粒擦掉；她很像是我们旅行团的。第二步是通过挤压胸部来引导呼吸。我试着从她胸部的两侧，接着又从上面压了下去。如果这样做没有作用的话，最后，可以用嘴对嘴的方法来恢复她的呼吸。这是一个需要技巧的操作，因为嘴对嘴的救生就像一个长长的吻，或者是重复的亲吻。但是，我的吻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因为，在我把空气用力吹进她的嘴和肺部两三次后，这个女人就睁开了她的眼睛。

看到一个已经认定死去的人活了过来，这一刻是如此快乐和不可抗拒，我欣喜若狂，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我使劲亲她的脸，拍她的肩膀和手臂。这就像看见一个初生的婴儿第一次呼吸和大声哭叫一样。我自己禁不住哭了起来，但这不是怜悯，而是一种幸福的哭泣；然而她的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她是如此虚弱，只剩一息尚存。天还没有完全黑尽，我感觉到潮水正向我们躺着的地方涌来。我使出仅存的最后一点力气，把她拽到沙滩上面的土地上，这里就是最高的潮水也冲不到。把她安顿好后，

我依偎在她身后,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手臂上,轻轻地触摸着她的乳房。我很快就陷入了睡梦之中。

2

当我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时,这也是我在这个岛上度过的第一个早晨,让我惊讶不已的是,我发现自己仍然是一个人。那个女人走了吗?她是怎么走的?哦,或许她只是想起来去方便一下。实际上,我感到自己也有这个需要。在经过了这么长和安稳的睡眠后,我觉得有劲多了。我起来朝四周看了看,向离岸边稍微远一点的地方走去,想找到一丛灌木和一棵树……好了,就在这个看不见的地方方便一下。当我重新站起来时,我听到有水花泼溅的声音,这是我在岸边不可能听到的。让人有些奇怪的是,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走了几步,突然,让我欣喜若狂的是,我一眼就看见了那个女人,昨天晚上,我就在她身边,准确点说在她背后和她共度了一夜。不远的地方,一条淡水的小溪正流向不远处的一个小水池,那个女人正在那里拨水。

“你好!”我叫了一声,她也回了我一声“你好”。她已经发现这里不仅有淡水,还有一些椰子,她正用椰子壳盛水喝。她好像恢复得比我还要彻底。我开始感到非常饥渴。“喝点水?”她递给我半个椰子壳的淡水。出于感激,我很想亲她一下,但我觉得既然我们实际上还是陌生人,我还是应该尽量控制住我自己。“这里有些椰子,对饿的人来说,这可是相当不错的美味。”这真是一顿盛宴,椰子肉很软,汁又多,是我曾经吃过的最好的水果。

饥饿终究是最好的厨师。“哦，谢谢你，真的，它太好吃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发现了这些东西？”

“我不想吵醒你，你睡得很香，其实找到这些东西并不是很难，这里离海滩很近，你不管走哪条路，都会遇到这条小溪。这里没什么雨，小溪以后可能会干涸，实际上，它已经变得很小了。”

“哦，真是的，我们不能在这里吃下去，光椰子显然是不能充饥的，我还是有点饿。这儿的海水里到处都是鱼，这也是现在你能想到的最有益于健康的食物了，可怎样才能抓住它们呢？”

“船长不是说，他要给我们一些渔具钓鱼吗？过去他一定来过这里，那些钓鱼的人在这里钓鱼，总会有鱼钩和线留下来的。”

“真的，你真棒。尽管我也是个钓鱼的，我就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真佩服你。”

“不要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去找找看。”她首先找到两个鱼钩，当她在沙滩上走的时候还有一条很长的鱼线挂住了她的脚。我不再惊讶，如果我们找的时间再长点，再仔细点，肯定还能发现更多的鱼线和鱼钩。我找到一块边缘锋利的石头和一根不错的竹竿做鱼竿。这是一根细长的竹竿，虽然我用那块石头把它从根上分离出来的时候费了很大劲，但正是我要的那种。用什么来做鱼饵呢？我们用椰子来试了一试，它比较硬，能够挂在鱼钩上。

当我把鱼线撒到水里的时候，她就坐在我身边。但这个地方的水太浅了，我们走到一堆礁石上，而我这个急切的渔夫，干脆走进了齐胸深的海水中。在撒了几次钩后，我们钓到了第一条鱼——一条蓝黄相间的彩色的热带鱼，相当大，它不只是好

看,更是我们期待中的一顿美餐。我发现那些锋利的礁石完全可以把鱼切开并弄干净。我把它的内脏拉了出来。接着我用一片鱼肉和它的尾巴作为鱼饵。现在,那些鱼都开始迫不及待地争抢它了,没多久,我们就钓了五条,足够我们吃的了。

“也许以后我们抓住更多的鱼后,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太阳下的热石头上晒干,就像在亚洲那些沿海地区和别的地方那样。或者我们干脆就这样吃了,日本人就是这么做的,实际上我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怎么样?”

在钓鱼的过程中,我们休息了一会。“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休伯特,朋友们叫我休。”

“我叫吕贝塔,大家叫我若比,不过,叫吕贝塔也行。”她有些生硬地回答我说,“非常感谢你把我从海水里救出来。”

“其实,把你救出来的不是我。当我在海岸边醒过来,过了一会注意到你的时候,我还以为你已经死了,我想是否把你埋起来,然后在坟上再放个十字架。现在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很荒谬的,你也会理解,为什么在我给你做过嘴对嘴的人工呼吸,当你睁开眼睛后,我会欣喜若狂。我真是高兴得哭了出来,我吻了你很多次,我控制不住自己,若比,因为我不再孤单,我有了一个同伴。我没为你获救做什么事情,是大海把你抛出来的。”

若比向我微笑了一下,她真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头浓密的头发(这可以很好地防晒),一个略微有点大的鼻子,有点高,但却很好看,甚至可以说,她长得相当漂亮。她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和我的蓝绿色的眼睛形成对比,至于我的当中还有个秃顶的脑袋上面那些稀疏的头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在我看来,她的年龄可能三十五岁左右,相对她的这个年龄来说,她仍然非

常苗条。一些女人一过三十就会发胖,更不要说四十或五十了。在吕贝塔(Roberta)和休伯特(Hubert)进行了简单的礼节性的相互介绍后,我很奇怪我们居然会有这么多共同点。我发现我们的名字里至少有四个字母相同。但更主要的相似还是我们都饿得要命,所以,吃东西这个念头首先跳到了我们的脑海里。

“我除了吃东西,什么也不愿想。”若比说,“我们应该试着吃点生鱼片,就像你说的,在日本他们就这么吃生的。”

“如果你想吃。我看怎么生个火。我记得,在我当小童子军的时候,我实际上会用两块石头和干苔藓生火,让我们找找看。”

我找到了一些粗糙的石英石,但苔藓却到处都找不到;我试着把树叶和很细的小树枝弄干,还有我用石头打碎用来作填料的一点干草也都弄干。我把火星打到干草上,可只要一点火焰开始闪烁,就会被风吹灭。

“我们得弄个生火的地方,否则,即使是我打出了火,也会被风很快吹灭的。”

我们一起去找了个已经有点可以挡风的地方,我们在地上发现了一个小坑,把它用石头围了起来,用泥和沙堵住了石头之间的洞。我们没有电线或别的金属可以架到火的上面。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是又薄又长的石片,我们把它们交叉放在一起,做了一个简陋的栅格。这里有大量的木材,甚至干木材也到处都是,更不要说可以用作燃料的干树叶和树枝了。终于,在经过长时间的努力后,我们成功地把火生了起来。只是,我们差点失去了胃口,我们忍受饥饿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烧好的鱼好吃极了。我差点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喉咙。若比很小心,我们都竭力让对方相信,这是我们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好吃的一顿饭。